

【越南行记③】

## 雨中的会安古城

□许志杰



【性情文本】

## 暑假

□火锅



没上学的时候当然没有暑假。但是,也好像天天都是暑假。我和姥娘住在村子里,印象里没有冬天,甚至春秋都没有,只有漫长的夏天——河滩上一堆堆五颜六色的蚌壳,小心翼翼地摸一摸,手指头上就会有一层薄薄的粉。河岸上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,铺天盖地的大眼睛们看着你,全神贯注,不动声色。但是大风吹过来就不一样了,每棵树的头发都变成了惊慌的绿色火苗,眼睛们也恐惧起来,呼啸着:快跑!快跑!姥娘家有个园子,里面全是树,知了们在金色的树梢、我们看不见的空中楼阁里,声嘶力竭地叫。我在园子里发现了一条完完整整的蛇蜕,蛇坐化了,灵魂飘走,遗下了一个空壳。院子里有一间屋子常年锁着门,窗户是纸糊的,我垫上几块砖头站上去,正好能扒住窗沿,用手捅一个洞,洞马上变成了黑色,陈旧的凉意从洞里迤逦地出来。窗前的石榴树开着特别明艳的花,金黄的底盘,托着火红的花朵。

上学后,也有一个暑假都呆在村子里。高中时我的成绩太坏,我妈妈着急了,暑假一到就把我放到乡下大爷家,跟着放假回家的堂姐堂哥一起下地。她说:你要是在再不认真学习,就只能天天种地了!

就像河内老城依旧住着原来的居民,著名的越南会安古城也是如此,这里的人们照旧住在自己的老家,过着如常的生活,祖祖辈辈这样。

不知从哪年开始,会安古城忽然走红,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瞬间把古城的大街小巷挤满,让当地人猝不及防。为了适应如潮的旅游大军,以家庭为主的小型旅馆应运而生,厢房、别墅、临街房,一应俱全。顺便说一下,越南各地的旅馆业十分发达,以家庭开办的小型旅馆为主,经济实惠、安全洁净。到越南旅行其实用不着提前多少天预订客房,到了再根据行程临时订房也来得及。我们是从越南中部的最大城市岘港坐大巴到的会安,30多公里的路个小时就到了,玩一天足矣,无需住店。刚到的时候雨挺大,浇得游客满城找避雨的地儿,屋檐下、客栈旁、商铺外,站着的都是远道而来的游客。越南中

部的雨季在每年的9—11月份,那个时候的会安古城差不多天天与雨相伴。有几年古城中的秋盆河河水猛涨,把整个古城淹在河水里,古城里的人们靠小船出行,日子过得很辛苦。很多欧洲人偏就喜欢趁雨季到会安,欣赏雨里古城的景色。

会安的历史悠久,古占王国时期这里就形成了中国及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转运站。如此而言,会安当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很重要的站点,中国的陶瓷、茶叶、丝绸源源不断地路过会安去往阿拉伯国家。现在的会安古城里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建于二三百年前的进记家、冯兴家、陈家的祠堂以及关公庙、潮州会馆、广庆会馆、中华会馆。从这些保留下来的建筑不难看出,当年来自中国的商人在此地的势力是多么强大,甚至至今仍然是当地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。也正是因此,会安古城的样子与中国

南方的很多古城大致相同,只是因为有很多日本人曾经在此居住,致使一些房子吸取了日式建筑风格,有一种中日建筑合璧的感觉。比如进记家,是由一位来自广东的商人建造的两层小楼,但是其中的许多布局又带有明显的日式风格。这说明当时的会安已是各国商人云集、互相汲取优秀文化并完美融合的商业中转地。

会安有着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,处在秋盆河入海处的三角洲盆地,沿河而下,不到5公里就进入南海。这也是中国、日本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到会安集聚买卖的原因之一。现在的会安古城很受中国游客的喜爱,也有不少日本人前来观光,当然,最多的还是欧美诸国的游客。不同于我们从岘港乘坐大巴过去,好多欧美人更喜欢从胡志明市直接坐游轮过去,走海线,也有顺着湄公河辗转而来的。据说,作为旅行者,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,越南海岸线从南到北绵延3260公里,而且层峦叠嶂,陡峭崎岖,植被茂密,从海上看陆地,美不胜收。我坐火车从顺化到岘港,火车一直沿着海边前行,时而穿山越岭,时而经过白色海滩,还有海鸥飞翔,是一幅绝美的世间画卷,难怪这里数次入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美海岸线。

尽管会安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风韵,但是,作为一个看遍江南名镇的中国人,置身其中,总有一种直把会安作江南的感觉。的确,从形制和街区

的分布来看,会安就是一个江南小镇的格局,把它放到江浙一带的古镇堆里,与之毫无二致。如果非要给两者一个不同的定位,我认为众多江南小镇被收拾得更像一个景区了,比如乌镇,完全是一个被栅栏围起来的公园,原有古镇的生活形态不复存在。而会安,或者说包括会安在内的许多越南的古镇、老街、老城,原住民的生活状态被比较原始地保留下来。

会安市场被原汁原味地保留在了古城一隅,各色水果,各种刚刚从海里、河里捞上来的新鲜蔬菜,色泽鲜艳的花卉,把一个数百年的会安完整地呈现给旅行者。我在古城仅是走马观花,到了会安市场却流连忘返,久未离去。那些摆摊的老人,戴着硕大的斗笠,矮小的身躯蜷曲在斗笠之下,双脚泡在雨水里,守着眼前那点东西,不知道一天能卖多少,一天可以赚到几个钱,那几个钱又能维持一家人多久的生活。买了一位老人的几个香蕉,又买了另一位老人的芒果,一路下来边吃边买、边买边吃,由着自己的思绪悠悠荡荡、天马行空……雨中的会安古城让我平添丝丝伤感和忧愁,真不知这样的旅行还能在哪里遇见,或许,只有会安。

在越南旅行,总有一种莫名的“曾经”在眼前。是否十几或二十几年前我们的经历,正是时下越南人迈出的脚步,只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已无处可寻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暑假只够把农村想象成一个乌托邦。

这些有限的农村经验都被我写在了小说《倾车之恋》伍娟的故事里,居然也没有怎么露破绽,只一点——暑假里伍娟回家,她爸爸推着三轮车从大门外进来,车子里放着一堆红薯秧子。一个农村长大的同学说,山东农村夏天哪来的红薯秧子?

不去农村的暑假就没有那么充实了。暑假就是漫长、炎热、无所事事,蒸腾着的虚空。每次暑假一开始,总是壮志凌云——初中有一年的暑假,大早晨起来我兴致勃勃地洒扫庭除,然后在书桌上摆上一溜类似《上下五千年》那样的书,预备假期里大读特读。我爸爸经过时看了一眼说:你读不完的。

当然是没读完,何止是没读完,几乎连一本书都没有读完!暑假开学的第一天总是又懊丧又新鲜,于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奋勇地加入到操场割荒草的大军里,在黏稠的青草味道中洗涤自己,好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一轮的生命浪费中去——今年的这个暑假过了大半,儿子荷包的那本暑假作业揉搓来揉搓去,还是没有做完。每天都要为了磨蹭这个事情批评他,批评的人理直气壮,好像自己从来不磨蹭一样;被批评的人态度良好,但绝不改正。

大学的时候我放暑假回家,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当弟弟的家庭教师。我教起学生来十分严厉,我弟弟完成不了任务就会挨打。前两天抱怨起荷包磨蹭、学习习惯不好,我弟弟精神一振,抓住机会挖苦我:你揍他呀!

和我弟弟一起度过了不少暑假。他小的时候不长个子,我家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,我就指挥着他一遍遍地跑到树底下跳起来,去够最低的树枝。夏天那么热,他也不偷懒,兢兢业业地一遍遍地跑跳。我弟弟真是

个老实孩子,运气不好,晕车晕得厉害,连火车都晕,哪里都不敢带他去。后来大人们冒险带他去了一次曲阜,来回吐了两路,挣扎着回来了。曲阜被我弟弟恋恋不舍地说了很多年。别的小朋友说北京……我弟弟说:曲阜。别的小朋友说上海……我弟弟说:曲阜。还好那时候大家都不太有旅游的习惯,也没有朋友圈,要不我弟弟肯定会被气哭的。

这个暑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了大半,和以前我小时候的暑假、我大学的暑假、我结婚后的暑假一样,几乎什么都没有做——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做,新鲜事是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和荷包吵一架,不知道怎么就拌起嘴来了,不知道怎么又和好了。

我婆婆经常说:孩子见了娘,没事哭三场。小时候在姥娘家住的时候,周末我妈骑自行车去乡下看我,我见到妈妈总是半哀怨半羞涩地不搭理,等她走了又大哭着一直追到村头,要我姥娘连哄带劝地拉着手带回来。回到家里抽搭着坐到灶头前,我姥娘一边教我用麦秸秆掐着辫子,一边细声细语地和我说着话。特别朴素原始的感情好像就是这样的:又爱又怨。没有怨的话,爱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不怨,也就不爱了。

荷包昨天晚上睡晚了,今早特地晚了半个小时叫他。好不容易叫醒了,起床气大得很,睁开眼睛看见我就开始又扭又蹬腿地哭,哭了一身汗,高兴了,笑嘻嘻地撅起小屁股求打,然后起床吃饭去上围棋课了。

这个暑假雨真多。到了秋天济南一定又会变得特别好看。在地下储存了一个夏天的水叮叮咚咚涌上来,一个又一个的潭子都满了——有的是蓝色,有的是绿色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电影学硕士导师)